

论余华小说文本的重复叙事特征

——以《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为例

孙雅楠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488)

摘要:重复,是余华写作永不枯竭的生命力源泉。余华在90年代华丽转身,致力于对温情的张扬和传统叙事的回归,在生死存亡中建构起深厚的人文关怀与悲悯意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转型后的经典之作,其中重复叙事表征之多,主要体现为主题、话语、情节、场景、事件序列、意象上的重复;这两部作品的叙事特征强化了人物性格,塑造了典型形象;音乐与文学交融,感染力十足;营造美感,减弱悲剧效果。分析余华小说文本中“重复叙事”的表述、特征、艺术魅力,有利于推动其小说的重复叙事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

关键词:余华;重复叙事;《活着》;苦难;生命力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1)02-0094-07

20世纪80年代,余华用不动声色的冷漠笔调诠释人世善恶,以先锋姿态登上中国文坛,其血腥暴力、死亡叙事的笔法引人瞩目,由此被认为是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标志性作家。随着小说创作手法的娴熟、叙事艺术的登峰造极,余华在90年代华丽转身,致力于对温情的张扬和传统叙事的回归,实现了创作上新的跨越。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是转型后的经典之作,得到了学术界一致的认可,蕴含着咀嚼不尽的审美韵味。

重复,是余华写作永不枯竭的生命力源泉,不仅是小说结构的叙述手段、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手法,更是一种对于国家命运的叩问方式,强化了小说创作的主题意蕴,渲染了民族悲剧的基调底色。重复的叙事手法简单却有力,极富乐感和旋律美,故有人称他的小说为“重复的诗学”^[1]。

一、何谓“重复叙事”

“重复”,最早是修辞术语,指依靠重复某个词或短语来达到特定效果的修辞手法,又可称为“反复叙事”,指的是“小说中的某一个事件、某一个细节在小说的各个不同章节中被一次次的重复叙

述”^[2]。正如热拉尔·热奈特所提出:“重复事实上是思想的构筑,它去除每次的特点,保留它与同类别其他次出现的共同点,一系列相类似的事件可以被称为‘相同事件’,或同一事件的复现”^{[3]73}。重复理论的集大成者希利斯·米勒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都是重复中的重复,或者是与其他重复形成链形联系的重复的复合组织”^{[4]3}。米勒试图研究一整套方法,阐释文学语言的奇妙之处,他认为重复主要有两种形式:(1)细小处的重复(对词、修辞格、外形或者内在情态的描绘);(2)略大处的重复(再现事件或场景、复制情节或主题)。可见,它既可以是宏观层面的主题及结构重复,又可以是作品内部或不同作品间微观层面上的重复。“重复”是常见的叙事方法,也是西方文论中经常提及的文学理论之一。“它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圣经》,另一个是荷马史诗、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和柏拉图”^{[4]5}。经弗洛伊德、本雅明、德勒兹、米勒等人之手,与“互文”和“类象”等文学概念发生关联,逐步发展成为一种解构主义批评和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先锋小说中早有重复叙事的斑斑痕迹可寻,作

收稿日期:2020-07-10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2021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多元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21-KY-38)

作者简介:孙雅楠(1994-),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学。E-mail:sunyanan2@ucass.edu.cn

者有意无意的设计,充满形而上的意味。例如北村的作品,经验中常出现歧义、错误和失败,还有生活中的绝望感和破灭感;格非的《褐色鸟群》是故事里嵌套故事,重复中凸显差异;余华的小说是在可把握的结构当中,运用重复技巧,话语、情节、段落的重复数不胜数:《现实一种》里母亲一次次说自己的骨头要断裂;《一九八六年》中疯子老师自残前都要重复去喊古代刑罚的名字。余华在前期醉心于书写血腥和暴力,常以一种冷漠的“零度叙述”姿态,探寻人性的善恶。转型后的创作更接近“人物的声音”,是贴着生活走,在苦难中找寻希望,体现余华对生存本相的探索。贯穿始终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可称之为“生存小说”。

二、余华小说文本的重复叙事

1993年,余华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活着》,成为文学界的“宠儿”。三十二岁的余华想用“民族寓言”形式,嫁接传统小说写实笔法,提炼中国人“活着”的深刻悲剧命题^[5]。《活着》叙述了一个名为福贵的纨绔子弟,生活却没有像他名字的寓意那样福星高照和荣华富贵。命运给福贵极其严峻的考验,要他生硬面对众亲的生离死别,让身边挚爱的人接二连三地离世,孑然一身,却不得不接受命运的洗礼,忍痛笑着活下去。《许三观卖血记》讲述了小市民许三观卖血为生的故事,这部“卖血传奇”奠定了余华在中国当代文坛的重要地位。“它相比于《活着》,不但消减了暴力成分而且还添加了一些辛酸的幽默感。”^[6]余华以他柔软且丰富的心灵感知底层生活的疾苦,现实主义的笔法完美呈现了苦难面前生命本质的熠熠生辉,加以重复叙事来展现小人物面对坎坷时的乐观与坚韧,苦痛中不失温情。

重复叙事是余华屡试不爽的手法。音乐带给他无限的感慨和触动,文字如音符般跃动,被巧妙地融进《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致使叙事呈现出鲜活有力的节奏和韵律。整体去看,余华的创作实践完美印证了米勒的观点,在先锋与传统的结合上达到水乳交融、炉火纯青的状态。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许三观卖血记》,始终保持着小说主题基调的一致,都是对暴力和死亡的反复演绎。“生存中的磨难和艰辛困苦,不就是一种更为严重、更为持久的暴力吗?”^[7]《活着》用接二连三的死亡去

叙述苦难,《许三观卖血记》以三番五次的卖血来维持生计,二者堪称极致的死亡循环悲剧和惨烈的苦苦求生之道。但余华小说文本的重复叙事远不止此,我们还应该注意话语重复、情节重复、场景重复、事件序列重复、意象重复等其他表征。

1. 主题重复

余华在创作《活着》时,从一贯的先锋叙事中悄然退场,转身向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表达敬意,用最朴素的语言叙述了福贵颠沛的一生。起初,他坐拥妻儿和家产,家庭美满,衣食无忧。由于嗜赌如命,输光家产而一贫如洗,老父亲因为受不住这样的打击而一命呜呼。随着一切尽失,奏响了福贵苦难命运的序曲。福贵后来被国民党抓去做壮丁,逃回家时母亲已亡故。他见证了人民公社的成立,经历了大跃进时期的饥荒,目睹了“文革”动荡,整日为儿女的温饱而发愁。余华没有因为同情主人公而让笔下的福贵日子好受些,反而雪上加霜,不断加重凄惨和死亡的色彩,安排有庆、家珍等亲人逐个离场。这不仅仅是一个乡间农民的悲惨遭遇,小说《活着》无疑是现实生活中无数人家的缩影。人们始终逃不过生死的话题,却又不能丧失生存的动力。那份忍受,是命运和生活对人生的拷问,是面对生死和悲欢时仅存的波澜不惊。

再看《许三观卖血记》,余华给小说主人公的命名绝非随意而为,而是暗藏玄机,给读者传达的价值观是其主题思想,那便是艰难困苦中仍然要保持着乐观的心态,永远不放弃生活。小说即便没有明示许三观两个哥哥的名字,但结合“我叫许三观,我两个伯伯的儿子比我大,我在许家排行老三,所以我叫许三观”^{[8]25}以及三个儿子(许一乐、许二乐、许三乐)的命名逻辑,可以大胆推测:其兄长名字就是许一观、许二观。余华借许三乐和许三观,为小说埋下苦难史与奋斗史结合的伏笔,讴歌小人物挣扎于水深火热的生活乐观向上的精神。

2. 情节重复

《活着》囊括了种种自然和非自然的死亡,可谓一张丰富多彩的“百死图”。福贵的父亲被气死、母亲和妻子积劳成疾而离开人世、儿子有庆被过度抽血而死、女儿凤霞难产身亡、女婿二喜意外出事、心爱的外孙苦根因饱食豆子被撑死。死亡的魔爪操纵如意,旗开得胜,奏响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受难

乐章,是福贵命运的掌舵者。七次死亡,七条人命,教会了福贵七次重生。死亡情节的不断重复,将小说的悲剧意味体现得淋漓尽致,织成一张布满哀恸、离别和无力的大网。亲人相继离去的结果,使得福贵饱经风雨,练就强大的内心和坚韧的意志力,默默扛起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此外,余华找到了一条温和的途径来表述苦难:以客观听众的“采风人”角度,让福贵叙述自己的故事。面对让人难以接受的生离死别和悲痛情绪,作者选用“串场”以及重复叙事的笔法,给读者以喘息的空间来平复心情。重复叙事削弱了死亡带来的沉重体验,让读者随着阅读进度的深入,放缓情绪步调,同福贵一样,遵循了“平静-起伏-平静”的情感节奏,一次比一次更为平和地面对死亡。福贵最终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9]181}。德国《日报》评价这部小说:“在万年落寞的生活图景下孤独的,但并不寂寞的主人公:这就是‘活着’”

“卖血”无疑是《许三观卖血记》中最典型的情节重复。许三观在七个时期,出于七次不同的目的,进行十二次卖血。首次卖血是为了证明自己身体健壮,并用卖血的钱为自己娶了媳妇;时隔十年,为了收拾一乐打架的残局,支付方铁匠孩子的医药费而被迫第二次卖血;第三次是为了同林芬芳的短暂欢愉而卖血;第四次卖血是在闹饥荒年代,让全家人在饭店享受面条的美味;第五次是出于考虑上山下乡时期儿子的前途,卖血筹钱讨好生产队长,让一乐争取早日调回城;第六次卖血为了招待二乐的队长;第七次至十一次,是因为筹集一乐的医药费而奔波卖血;最后一次为了实现自我认同,但卖血未遂。此外,卖血前大量喝水,卖血后要改善伙食,吃炒猪肝,喝二两温黄酒,这雷打不动的卖血流程,也给小说增添了一些黑色幽默,使得整个沉闷的卖血氛围,出现滑稽与戏剧性的效果,令人发笑又引人深思。在灾荒之年,许三观凭借着超然达观的人生态度和丰富的想象力,为妻儿表演精妙绝伦的“嘴巴炒菜”的大戏:先给孩子们“炒”了三盘红烧肉,然后为许玉兰“炖”鲫鱼,最后给自己“做”爆炒猪肝。许三观反复烹饪的绝佳“口技”仿佛真的让全家享受到美味佳肴,让原本枯燥压抑的生活有了

姿色。许三观重复卖血赚钱的日子看似辛酸乏味,实际上,反反复复的卖血,也是来来回回与生活作斗争。“他仿佛是一个生活在现实世界之外的人,他以自己的朴素和单纯对抗苦难,保护着自己。他的十二次卖血既是小说的主要情节线,也是他人生的全部价值和意义所在。对许三观来说,他对付世界的唯一方式就是‘卖血’,但每一次卖血在余华笔下却又有着不同的风貌、不同的人生内涵和不同的文本意义”^[10]。我们可以通过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分析卖血的动机。许三观卖血主要是出于维持家庭的温饱、保障儿子的安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默默卖血的行为是大爱无言,充满了牺牲的味道,这些重复叙事彰显了许三观乐观坚毅的品格和大无畏精神。

3. 场景重复

牙医出身的余华,没有忘记书写他熟悉的医院场景。“医院”以生命降临和逝去的载体出现,其意义指向具有多义性。小说《活着》里出现的医院,多数是死亡的见证场所,与小说的人物命运息息相关。福贵的儿子有庆为了救县长夫人的性命,跑去献血。医生不顾孩童的安危,无止境地抽血,最终导致了悲剧上演。本是一桩值得表扬的好人好事,却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惨痛事件。这或许是余华刻意为之的荒唐闹剧。《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明确规定健康成年人才可以献血,献血量200~300毫升为宜。余华不惜让有庆惨死,也要揭露当时社会的愚昧与恶劣,批判医护人员对底层人民生命的轻贱态度。事实上,这已然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时代的悲剧。“凤霞生下了孩子后大出血,天黑前断了气”^{[9]162}短短的十七个字,一笔带过女儿的一生。后来女婿也死于这家医院。福贵三个家人命丧于此,仿佛与那家医院牵扯上关系,便注定难逃死劫。“医院”毫不留情地带走了活着的温度,却留下数不尽的遗憾。余华于此刻有意消解了群体生命的主体性,强调了个体命运的被动性,暗含了对底层小人物和关怀和怜悯,对社会、人性的探究与追问。

“他们来到了那家名叫胜利的饭店,饭店是在一座石桥的桥堍,它的屋顶还没有桥高,屋顶上长满了杂草,在屋檐前伸出来像是脸上的眉毛。饭店

看上去没有门,门和窗连成一片,中间只是隔了两条木条……”^{[8]13-14}正是这样不太起眼的“胜利饭店”,成为了《许三观卖血记》中频繁再现的重要场景。阿方和根龙教会了许三观卖血赚钱,顺便教会了他手拍桌子吆喝点菜的生活方式。“胜利饭店”贯穿始终,不仅代表着卖血后要补充体力的仪式感。正如饭店的名字“胜利”,来到饭店,便意味着卖血成功,拍着桌子叫菜叫酒,是拥有财富与幸福的象征。在“胜利饭店”就餐也意味着,那一刻他们与富人之间的鸿沟消失了。不论是哪个阶层的人,只要在饭店消费,都是平起平坐平等的客人。对于像许三观、跟龙这样的小人物来说,到“胜利饭店”吃饭,是人生极为美妙的时刻,于是“两张脸上的肌肉像是伸懒腰似的舒展开来”^{[8]14},因为其中还承载了精神和自尊的荣归与满足。

4. 哭声和话语重复

《活着》中福贵多达24次哭泣,所有人物的哭泣共计51处。尤其是儿子有庆去世时,福贵背着尸体回家,却又不忍心告诉家珍实情,自己万般挣扎后,选择偷偷埋葬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恸,余华在处理这一情节时,刻意放慢了镜头,对福贵的哭泣以特写的方式呈现,刻画他难以言喻的丧子之痛。泪水和哭声汇成了绝望的深渊,一下子将读者的情绪带入谷底。

再来看《活着》当中典型的话语重复。福贵在吃尽当光后,又遇上父亲身亡,母亲经常宽慰儿子:“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9]31}福贵被拉去做壮丁,饥寒交迫,生死未卜。唯独老全一遍遍对自己也是对他来说:“老子死也要活着……只要想着自己不死,就死不了。”^{[9]57}后来福贵幸运逃回家,回想起龙二死亡的情景,深知自己是从战场上捡了条命,便安慰道:“这下可要好好活了。”^{[9]67}当春生决定告别人世时,福贵和家珍多次相劝:“春生,你要活着。”“春生,你答应我活着”^{[9]156-157}。福贵的母亲、老全、家珍、福贵都强调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好好活着”四个字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睿智的生存之道。反复的求生话语,体现了余华含而不露的温情。

《许三观卖血记》里许玉兰血肉饱满的形象令人难以忘怀。她多次坐在门槛前挥动着手绢,虚张声势的哭诉:“我前世造了什么孽啊?”^{[8]65}在产房生产时的痛苦呻吟与重复骂声:“许三观!你个狗娘

养的……你跑哪儿去……”“许三观……全是你害的……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许三观!你个骗子!你这个王八蛋!”^{[8]31}三个儿子是伴着许玉兰的哭喊,在骂声中出生的。一次次的重复,推动着情节发展,渲染了气氛,烘托了人物形象。玉兰直爽泼辣的性格活灵活现,跃然纸上。此外,文本中极为经典的话语重复是许三观每次卖血后,到胜利饭店喊的那句:“来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黄酒……温一温”^{[8]14}。不仅如此,《许三观卖血记》是一部“对话体”小说,文本中人物之间的精彩对话,是其话语重复艺术的魅力所在。

5. 事件序列重复

《活着》的故事是按照“父亲气死—福贵活着一母亲病死—福贵活着一有庆抽血去世—福贵活着一凤霞难产死去—福贵活着一家珍患病离世—福贵活着一二喜意外身亡—福贵活着一苦根吃豆撑死—福贵活着”的顺序发展,大体可归纳为“死—生—死—生”,呈现出一种生死之间的平衡状态。文本中所呈现的情感节奏,也展现了托多罗夫的平衡模式^[11]。

再看《许三观卖血记》,许三观在与四叔的交谈中得知身上的血如同摇钱树的财富,甚至可以娶到媳妇。于是,随后和阿方、根龙相遇在卖血途中的缘分,是可想而知的。十九岁的根龙、三十多岁的阿方教给许三观一套活下去的生活方式:卖血赚钱,顺利娶上媳妇,成功帮孩子调动工作,甚至力争医治一乐的肝炎。他在奔赴上海的船上,结识了前往同一目的地的来喜、来顺。许三观将最初阿方和根龙的卖血生存法,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两兄弟。不出所料,再次上演小人物卖血求生的悲惨命运。《许三观卖血记》中卖血事件是依照“阿方、根龙—许三观—来喜、来顺”的卖血序列来展开情节的叙述。“生活—卖血—生活”悲剧的循环往复,是无数底层人物无奈的生活准则,凝聚着令人百感交集的生存智慧。

6. 意象重复

《活着》是一部充斥各种人生悲剧的“死亡之书”,死亡是生命体征结束的象征,暗含恐怖与静寂的意味。古代“死亡”是两个意思,“亡”指逃跑。现代人的死亡一般以心跳和呼吸停止及脑死亡为标志。“死亡”当中包含了动作、过程、生存状态、结果

和命运。在多舛的命运和多重的死亡的打击下,福贵的生存变得那么不足轻重,似乎是一种带有呼吸的“死亡”。余华曾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活着》:“以笑的方式哭”。其写作过程让他彻底顿悟“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9]中文自序⁴。

“血”代表旺盛的生命力,是健康体魄的象征。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血液”同“灵魂”一样,有着无可比拟的地位。“血”作为一种典型意象,早期便频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狂人日记》里鲁迅用“吃人”来比喻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残害;《药》出现的“人血馒头”,含有宗教“血祭”的巫术气息,上演着荒诞剧;80年代中后期,莫言创作了《红高粱》,“血”仍然残存着祭祀仪式的神秘色彩。刽子手活剥罗汉大爷这一令人触目惊心的情节,几近于祭祀场面。“血”与“祭祀”一旦挂钩,便等同于和“杀戮”“死亡”息息相关。反观余华的“嗜血”写作,不同于鲁迅作品的宏伟悲剧精神,其震撼之处是早期擅长“残酷美学”,转型后,却在叙事风格上自觉弱化了残忍性。将“血”与资本相关联是作家余华的巧思,“血”因其有用性而具有价值,成为一种资本。许三观以商品交换的形式卖的“血”,对他的一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血”是组建家庭的成本、维持生活所需的物质条件,也是救人于危难之际的良药。“血”可以是男人身强力壮、使人骄傲的凭据,也可以是养家糊口的工具。小说尽管没有太多“血”场面的描述,但“血”是贯穿故事情节发展的主线:许三观卖血、李血头“吸”血、何小勇输血、来喜给血……对“血”这一重复意象的诠释,达到了强化和升华主题的艺术效果。

综上所述,从略大处的重复来讲,《活着》所体现的主要是“苦难与死亡”的主题强化、“亲人不断逝去”的情节重复、“医院”的场景复现;从细小处的重复来看,包含了福贵的哭声和话语的反复、“亲人离世—福贵活着—亲人离世”事件序列的更迭、“生死”意象的复现。《许三观卖血记》略大处的重复则展现了“生存与乐观”的意蕴、“许三观多次卖血”的情节、“胜利饭店”场景的频现;从细小处的重复而言,包含了许玉兰的哭声和骂声重复、“生活—卖血—生活”事件序列的更迭、“血”意象的反复诠释。重复叙事从宏大处讲,建构起小说的总体框架;从

细节来看,勾勒出文本肌理,“构成了简单明净却寓意深邃的叙述风格”^[12]。

我们在感叹余华叙事技巧精妙的同时,不禁要追问,他娴熟的重复笔法到底有何魅力?为何他对“重复”如此迷恋?

三、“重复叙事”的艺术魅力

1. 以简驭繁,艺术臻于成熟

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通过最浅易的形式去展现繁杂的内容。“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余华用极为简单的重复叙事,去展现文本中复杂又深刻的内涵,这是对文学艺术的返璞归真。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当中,主题不难理解,故事情节简单,人物之间的对话也都是直抒胸臆,事件顺序都按简单的“线性序列”展开。《活着》通过讲述福贵身边亲人的不断逝去,为我们书写了一部垂暮老人心灵磨难史,《许三观卖血记》则是底层人物许三观卖血求生的故事。“《活着》是写了一个成人在漫长的岁月中如何忍受生存的苦难,那么,《许三观卖血记》则写出了一个人如何来消解生存的苦难”^[13]。小说中人物的生存观简单明了,但外部生存条件又是那样复杂艰险。无论是福贵、家珍,还是凤霞和许三观,始终强调要活下去。为了活着而饱受磨难,并没有选择一了百了。生命离不开对死亡的拷问,苦难如影随形。活着便意味着一切,这是民间生活最真实的生存观。余华用简明的重复形式来展现小说内核,在简单与复杂的世界中游刃有余,这是艺术臻于成熟的极致表现。“艺术回到它的单纯和朴素状态,不是艺术的退化或撤退,而正是作家走向自由境界的一种标志”^[10]。

2. 强化人物性格,塑造典型形象

《许三观卖血记》开篇写许三观回村里看望爷爷,儿孙简短却奇特的话语重复,令人印象深刻。许三观的善良孝顺从与爷爷真挚的对话中流露出来。

“我儿,你的脸在哪里?”

“爷爷,我不是你儿,我是你孙子,我的脸在这里……”

“我儿,你身子骨结实吗?”

“结实。”许三观说,“爷爷我不是你儿……”

“我儿,你也常去卖血?”

“没有,我从来不卖血。”

简单的对话,道出了爷爷的糊涂啰嗦、孙子的耐心与孝顺,写尽了农民的质朴性格。小说极为贴近生活实际,就是因为余华将民间背景下的疾苦生活与人物性格写得浑然一体。

《活着》当中春生想不开时来找福贵告别,一向由于丧明之痛而无法原谅春生的家珍松了口。病重卧床的家珍想一声声唤醒他:

“春生”。

“春生,你要活着。”

“春生,你答应我活着。”^{[9]156}

反反复复的这几句劝生,足以见得家珍善良、体贴的性格特征十分鲜明。家珍听闻春生离世的消息后,情凄意切地说,有庆的死不怪他。后来即便生病还硬撑着干活,不想给家里增添负担。始终做到不离不弃,和福贵相伴与命运作斗争,照顾老人、抚养子女。家珍身上有着中国女性特有的勤劳持家、忍辱负重、善良坚毅的特点。

3. 音乐与文学交融,感染力十足

余华直言他迷恋重复的叙事手法,是受音乐的启发。巴赫的《马太受难曲》对《许三观卖血记》的叙事方式影响深远。“它是一部清唱剧,两个多小时的长度却只有一首歌的旋律,而它的叙述是如此丰富和宽广,所以我越来越喜欢古老的艺术,因为它们有着一种非常伟大的单纯力量”^{[14]37-42}。“某种意义上,《许三观卖血记》是一首诗,一段音乐”^[15]。出于对巴赫音乐的着迷,意识到单纯也可以达到极致,并且拥有意想不到的艺术冲击力,他逐渐产生了将重复运用到创作当中的冲动。聆听音乐节奏的停顿和起伏的过程中,感受人们的情绪随之跌宕和变化。余华发现,有时舒缓的“轻”节奏更能给人深刻的审美体验,“文字的叙述也同样如此,在跌宕恢宏的篇章后面,短暂而安详的叙述将会出现更加有力的震撼”^{[16]9}。于是,他果断将灵感付诸行动,用音乐赋予创作温度,从而实现文学观念和探求人生方式的转变。其小说富有韵律和节奏的语言,给人带来的艺术感染力,不亚于音乐盛宴的曼妙。重复的语言像核能一样,体积小但能量无穷。由音乐联想到创作,以文学去诠释音乐,音乐与文学的交融,营造出回环婉转、轻盈舒缓的重

复叙事之美。

4. 营造美感,减弱悲剧效果

在不断的重复中,余华察觉到用民间温情与世间残酷作抗衡,可以调和暴力与死亡的冰冷。他乐此不疲地用重复叙事的手法,来削弱悲剧效果,凸显生活中的希望。余华的创作历经了困顿中寻求生存本真的过程。小说《活着》里年少的有庆意外去世令人遗憾和惋惜。“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9]26}。余华有意选用“慢镜头”,安排读者聚焦于有庆曾跑过的路,回望他短暂的一生。星月交辉,就连众人赏过的月色都饱含着对有庆的不舍。蜿蜒流淌,静默苦涩。余华用一种较为浪漫化的叙事方式去讲述死亡主旋律,将死亡升华到诗意般的美学高度。以感伤而温情的个人记忆为主线,借以一种柔性和诗意的观感描写离世,赋予静谧、安详的美学品格,不再像早期那样血腥暴力。余华借众亲的重复死亡,还原了生命的本质形态。苦在面对生活无能为力,却还得糊涂的活着。“‘生存’主题,这在部长篇小说里被重新审视,并由此焕发出了更加温暖耀眼的历史和人性的光芒”^[5]。

四、结 语

不难发现,20世纪90年代,余华仍然延续了“苦难”和“死亡”的叙事母题。只是在转型后抽离了先锋形式的束缚,回归本真,对生命历程与现实进行探索,与现实达成和解。语言的基调变得缓慢而平和,血腥暴力的重口味几近隐没。笔者着眼于其后期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力图通过分析其中“重复叙事”的表述、特征、艺术魅力与价值,推动余华小说的重复叙事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无论是福贵还是许三观,都被赋予了“向死而生”的勇气和魄力,主人公自我救赎的过程,无不展现了生命的张力。余华真切地写出了底层生活的“疼痛”,在生死存亡中建构起深厚的人文关怀与悲悯意识。独特的重复叙事方式,肯定了小人物奋力生活的姿态,彰显了爱的光辉不曾褪色,极具力透纸背的文学力量。

参 考 文 献

- [1] 余弦. 重复的诗学——评《许三观卖血记》[J]. 当代作家评论,1996(4):12-15.

- [2] 李虹. 对重复理论的再思考[J].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7(3): 17-21.
- [3] 热奈特.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 王文融,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4] 希利斯·米勒. 小说与重复[M]. 王宏图, 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 [5] 程光炜. 论余华的三部曲——《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8(7): 149-164.
- [6] 石佳, 田泥. 论余华消极的先锋叙事——以《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为例浅析[J]. 中国文学批评, 2018(4): 142-149, 158.
- [7] 余华, 杨绍斌. “我只要写作, 就是回家”[J]. 当代作家评论, 1999(1): 3-5.
- [8] 余华. 许三观卖血记[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 [9] 余华. 活着[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 [10] 吴义勤. 告别“虚伪的形式”——《许三观卖血记》之于余华的意义[J]. 文艺争鸣, 2000(1): 71-77.
- [11] 孔凡娟. 探析《活着》的叙事美学特征[J]. 兰州学刊, 2016(10): 75-82.
- [12] 羊乃书. 于反复中见真意——解读《许三观卖血记》的重复叙事[J]. 文学教育(中), 2010(2): 41-42.
- [13] 洪治纲. 悲悯的力量——论余华的三部长篇小说及其精神走向[J]. 当代作家评论, 2004(6): 20-37.
- [14] 余华. 我能否相信自己[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8.
- [15] 张清华. 文学的减法——论余华[J]. 南方文坛, 2002(4): 4-8.
- [16] 余华. 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

On the Repeated Narrative Features of Yu Hua's Novels

——Taking *Being Alive* and *Chronicle of a Blood Merchant* as examples

SUN Ya-nan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Repetition is an inexhaustible source of vitality for Yu Hua's writing. Having turned back gorgeously in the 1990's Yu Hua is committed to highlight his tender tone and return to traditional narrative in writing. He creates a profound humanistic concern and a sense of compassion in the context of life or death. *Being Alive* and *Chronicle of a Blood Merchant* are his classic works after the change of his writing style. There are quite a lot of repetitive narrative features in two novels, which are mainly embodied in the repetition of theme, discourse, plot, scene, event sequence and images. The unique artistic charm is to handle complexity by simplicity. He develops the personality of the novel character to build a typical image, blends music with literature to enhance the appeal, and creates a sense of beauty to reduce the effect of tragedy. Analyzing the expressi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artistic charm of “repetitive narrative” in the text would mak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petitive narrative research on Yu Hua's novels.

Key words: Yu Hua; repeated narrative; *Being Alive*; suffering; vitality

【编辑 王思齐】